

《孙中山的亲属和后裔》 序

李伯新同志编撰的《孙中山的亲属和后裔》一书即将付梓，我得先睹为快，欣悦之余，不禁感慨系之。

流光如驶，我与伯新可算老朋友了。初识还是在1958年冬，我刚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由于我的研究生论文是《孙中山思想研究》，所以首次出差即到翠亨孙中山故居。那时故居的周围还是一片农村景色，门前的那株大榕树挺立着。伯新是故居纪念馆的负责人，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质朴、诚恳和好学。同行的市博物馆的李君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照片：当时大家都很年轻，站在陈列馆的石阶上，快乐地眺望着阳光辉耀下的田野和山丘。

从那时到今天，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生活的道路，对伯新和我都非平坦的。他的工作调动不止一次，我的孙中山研究时断时续。不过，业务活动还是联系我们的纽带。无论是参观故居，抑或在中山举办学术活动，伯新都鼎力支持，令人铭感。伯新也时有研究成果，还兼任了广东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的研究员，担任了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积极参与和推动学术活动。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使我敬佩。我深知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始终承担着繁忙的事务。写些东西，完全是“挤”出来的。

《孙中山的亲属和后裔》一书，是伯新多年来搜集资料和研究探索的成果。显然，他的新作是颇有价值的——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孙中山的亲属和后裔，也有裨益于进一步认识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孙中山的亲属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宋庆龄——他的学生、助手、伴侣和

战友。她与孙中山并肩战斗了十年，从多方面给他以积极的帮助。而在孙中山逝世后，她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使之贯通于后来的新的革命阶段，作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她自己也在半个多世纪的征程中与时俱进，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宋庆龄无愧为 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她的业绩值得认真研究。伯新的新作把她作为篇首和重点，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关于孙中山的其他亲属的论述也是颇有意义的。

应当指出，关于孙中山的亲属的研究大有助于对孙中山的认识。归根结底，杰出人物总是环境的产物（当然，他们也在环境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而家庭、亲属则构成一种微型的环境，给杰出人物以重大的影响——从性格到事业，概莫能外。况且，孙中山的亲属中既有可与他并称为“双子星座”的宋庆龄，也有毁家纾难的孙眉，他们给予孙中山的影响无疑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书也是研究孙中山的一种成果。

《孙中山的亲属和后裔》的优点和特色之一，在于它的资料性。作者收集了颇为丰富的史料，并甚注重口碑。然后，以具体、生动和翔实的史实展示人物的思想与实践。不仅含有学术价值，兼具较强的可读性。其中的一些材料，更是弥足珍贵的。

本书不尚泛论，多于述事中体现作者的观点。细读之后，感到作者立论中肯，从实际出发，力戒偏颇，因而，观点朴实明晓。这种学风与文风颇似伯新的为人。“文如其人”，信哉！

衷心希望伯新锲而不舍，把孙中山研究深化和拓展，不断写出新成果，多做贡献，长做贡献！

让我们彼此共勉。

1992 年 10 月

（原载《跨世纪的沉思》）

《孙氏家族一脉——孙中山爱女孙婉人生探析》序

我向大家推荐的这部著作，堪称是一本内容新颖、颇具特色的好书。

围绕着世纪伟人孙中山及其家族——主要是他的女儿孙婉与三代之内的一些亲戚，本书从多个层面和视角展示了他们鲜为或不为人知的活动。有些片断也许与重大历史事件缺乏关联，但却凸显了孙中山的家庭生活、个人性格和魅力。至于相关人物的不同经历和浮沉，则反映了百余年来社会变化和人世沧桑。

主要是由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才把孙氏家族载入史册。

因此，首先需要对孙中山的辉煌的一生加以中肯的述评。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人物。孙中山诞生于暴风骤雨席卷九州大地的峥嵘岁月。梁启超曾经发出这样的时代感喟：“19世纪与20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博相射，短兵相接，而新旧嬗代之时也。”正是“天崩地解”般的近代中国曲折巨变的历史进程，把他锻造成为一代巨人。

任何杰出人物作用于历史并非随心所欲，他们的视野、观念和理想总是为时代所制约，而其活动只能立足于现实的社会舞台，是谓“时势造英雄”。但是，历史又是人们创造的，出类拔萃者必须倡导了一定的思潮和运动，他们的作为当会产生重大的能动作用，在社会演进过程中留下自己的印记，是亦可谓“英雄造时势”。两者是互动的，虽然历史更具客观性和决定意义。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当之无愧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先驱。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他承担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演出了多幕悲壮的史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他必须在两个世纪交接的时刻担负起时代

的重任，因为无论是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抑或思潮澎湃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都不能拯救中国，破除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枷锁。他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山村，地处濒临南海与毗邻澳门的、比较开放的、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他还在少年时代就走出国门，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朽败的清朝统治，使他早萌爱国热忱和变革之志。上书李鸿章的失败让他认识到“和平手段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孙中山终于毅然开展了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组织了革命政党，制订了民主革命政纲，开展了反清武装斗争。经历了跨世纪的艰苦卓绝的战斗，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摧毁了大清帝国，以共和制取代了封建帝制，迈出了近代化的重要步伐。然而，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未能根本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民众的无权与贫困状况。孙中山不得不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举起捍卫共和的旗帜，进行了反对袁世凯掠夺革命果实、帝制自为的二次革命与护国斗争，并且主持了两次护法运动。只是回天无力，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成强弩之末。当革命新时期到来后，他积极迎接了时代大潮，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正当大革命的风暴在广东革命策源地升起时，孙中山因积劳成疾非时逝世。他的事业未能及身而成，壮志未酬。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儿子，同时，他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向，所以理所当然地属于世界。

在与孙中山的相关亲属中，不同时期的三位伴侣无疑都对他的生活和事业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卢慕贞是贤妻良母，她在颠沛流离中教养着子女；陈粹芬不仅陪伴他度过流亡异域的艰苦岁月，还参与了一些革命工作；作为同志、战友和学生，宋庆龄同他并肩走过了最后十年的“艰难顿挫”的时光，又投身于国民革命的汹涌浪潮，并在孙中山逝世后继续高举他的革命旗帜，参与了新中国的创建和跨入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时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不愧为20世纪的伟大女性。至于孙中山的三个子女中，孙科在政界活动时间颇长，经历曲折起伏，长女孙姪早逝，次女孙婉婚后基本居家，绝少参与社会活动。孙中山的孙辈多人，或居留国外或境外，常回内地活动，或英年早逝和操持家务，彰显者为数寥寥。曾经因大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而毁家纾难的兄长孙眉及其后裔，晚年的活动大都在港澳和中山市一带。所有这些人

物，构成了孙氏家族主体，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烘托出了更为丰满的孙中山形象。

尽管由于百年时光的流逝，加以个人活动的局限，因而，保存、提供的相关材料比较片断。但是，其中多为新发掘出来的，补充了我们记忆的视听，勾勒了孙氏家族的历史形象。在这里，我和我的同行们要衷心感谢孙霄同志为获得这些资料所付出的心血，正是由于他的执着与锲而不舍的努力，才能在有关机构的支持下完成了这桩抢救性的任务。当然，我们也绝不会忘却司徒倩女士的大力支持。

2012年1月于广州

《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序

有幸先睹了齐昭同志的新作，十分欣慰。与 1995 年的结集相较，显示了她的不断攀登和超越。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可喜可贺。

我与齐昭同志相识，已有 20 余年。她在重新开放的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工作，我也恢复了孙中山研究活动。业务成为桥梁，我们的交往于是开始了。她在我最初的印象中似乎言语不多，但那种踏实苦干、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和作风颇足令人钦佩。她十分热衷于有关孙中山的图片、佚文的搜集和考证，锲而不舍地投入堪称繁琐的工作。那时我们正在合作编纂《纪念孙中山先生》（图片集），其中选录了孙中山与家人在檀香山的一帧合影，图片的原说明把时间定为 1896 年。齐昭同志反复查对孙中山赴檀岛的时间与合影者的年龄状貌，最后定为 1901 年所摄。陈锡祺教授赞成这个订正，并经该书责任编辑盛永华同志认同。又如孙中山步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的照片流传甚广，并肩而行者过去被确认为李大钊，后经曾任孙中山副官的张猛老先生提出质疑，齐昭同志以为值得重视，经过多方请教和反复推敲，肯定该人为孙中山的副官邓彦华。历时 11 年的这桩“公案”，到此画上了一个句号——她于 1989 年年底在《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又如大家熟悉的孙中山的联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到底出处何在，长期语焉不详，齐昭同志遍查有关资料，终于发现刊于颇为罕见的《国民党周刊》。

正是从岗位工作和业务的需要出发，齐昭同志开始为文。最早的短文《中山铜像琐谈》发表于 1980 年出版的中大校报上，于是一发而不可收。20 年